

唐君毅与宋明理学

——基于工夫论的朱、陆、王学之会通

何仁富◎著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省宋学研究中心 2012 年度省社科规划立
项课题《唐君毅与宋明理学》（课题编号：12JGSX01YB）最终成果

唐君毅与宋明理学

——基于工夫论的朱、陆、王学之会通

何仁富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君毅与宋明理学：基于工夫论的朱、陆、王学之
会通/何仁富著.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43-7667-1

I. ①唐… II. ①何… III. ①唐君毅 (1909~1978)
—哲学思想—研究 ②理学—研究—中国—宋代 ③理学—研
究—中国—明代 IV. ①B261.5 ②B244.05 ③B24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5012号

唐君毅与宋明理学——基于工夫论的朱、陆、王学之会通
何仁富 著

策 划：刘 媛

责任编辑：许珊珊

封面设计：何漫·贝壳悦读

出版发行：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100045

网 址：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crtip8@sina.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245 (千) 字

印 张：16.25

版 次：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43-7667-1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论 朱陆王学会通之可能	1
一、从朱陆异同说起	1
二、朱陆王皆不立门户	5
第一章 从学统传承说朱陆会通	13
一、象山工夫论之学统传承	13
二、朱子工夫论之学统传承	23
三、朱陆工夫论可能的通途	31
第二章 朱子工夫论及朱陆会通（上）	33
一、朱子言“未发”及相应的涵养工夫	34
二、朱子言“识心”及相应的察识工夫	37
三、察识工夫之弊及察识工夫的独立性	44

第三章 朱子工夫论及朱陆会通（中）	54
四、朱子言读书格物之工夫	54
五、朱子言格物穷理之内外	61
六、朱子言穷理与德性工夫	67
第四章 朱子工夫论及朱陆会通（下）	73
七、朱子工夫论中可能的歧义	73
八、朱子工夫论的独立性及意义	78
九、朱子与象山工夫论的异与同	82
十、朱子与象山工夫论的自然会通	87
第五章 象山工夫论及陆王会通（上）	90
一、陆王“心即理”的工夫论前提	91
二、陆王“心同理同”工夫论的普适性	97
第六章 象山工夫论及陆王会通（下）	106
三、陆王工夫论中的读书之道	106
四、“发明本心”工夫论的真义	111
五、对象山之学误解的疏释	118
第七章 阳明工夫论及朱王会通（上）	125
一、阳明缘“格物致知”而“致良知”	125
二、阳明言“良知天理”之“即体即用”	132
三、阳明、朱子言“戒惧”工夫及与象山之别	137

第八章 阳明工夫论及朱王会通（下）	143
四、阳明言“良知天理”的昭明灵觉	143
五、阳明言良知感物应物之生生不已	151
六、阳明“致良知”工夫的疑问与辩护	156
结 语 朱陆王学会通中的儒家工夫	161

附 篇 唐君毅对周张二程之学的会通

第一章 北宋儒学的出发：由佛入儒	166
一、佛教心性论与儒、道心性论	166
二、从李翱《复性书》看儒佛立教之异同	169
三、从儒佛对比看儒者的正面立教	174
第二章 周濂溪立人极以言太极	179
一、说濂溪的诚与天道	179
二、说濂溪的天道与至善	182
三、说濂溪的工夫与圣德	186
四、说濂溪的诚与神	191
第三章 张横渠以人道合天道	195
一、说横渠论气质之性	196
二、说横渠的天与天道	200

三、说横渠的诚明与尽性至命	205
第四章 程明道无内外而彻上下	210
一、说明道的心与情	211
二、说明道的下学上达	214
三、说明道的理与命	217
第五章 程伊川分性情而别理气	222
一、说伊川的性与情分	222
二、说伊川的性与理一	225
三、说伊川的理与气别	229
四、说伊川的工夫论	232
第六章 二程及横渠之学的异同	238
一、说二程与横渠之学的异同	240
二、说明道与伊川之学的同异	246

导 论

朱陆王学会通之可能

唐君毅对宋明理学三贤的会通，首先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便是中国儒学八百年来的一大公案，即朱陆异同问题。朱陆之异到底何在？朱陆之同又同在何处？象山、朱子、阳明是否都各自坚持自己的论说而自立门户？

一、从朱陆异同说起

朱陆在世时，吕祖谦即以二家之言有异，而约为鹅湖之会。据史所载，二者相异之处在于，朱子以道问学为先，而象山则以尊德性为本。这样一种区别二者的说法，似乎为世人较为普遍的认可，但唐君毅认为，此种说法“实不甚切”。近代以来，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朱子之学的意义在于，由道问学而开出清人的考据之学，甚至近代社会的科学知识，唐君毅以为，此则“离题愈远”^①。鹅湖会后，朱子与项平父书谓：“子静所说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②由此可知，朱子本人并无专主道问学之意。

关于象山对于朱子的看法，《象山集》载，门人谓朱子重道问学，而象山谓：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然儒者又焉有不尊德性者？朱子固然是重温故知新，博学多闻。但是，观其书札语录，大多以心性工夫与友生相勉，其

^①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49页，《唐君毅全集》卷13，学生书局1990年版。后文所引唐君毅著作，皆为学生书局全集版，不再注明。

^② 《朱文公文集》卷四，癸卯答项平父书。

所尊，明是在德性，其志向，确在为圣贤。象山甚至认为，伊川及朱子持敬之说为杜撰；又认为，朱子之学“揣摩摸写之工，依仿假借之似，其条画足以自信，其习熟足以自安”。并谓此乃朱子之大病。^①又尝与门人步月而叹，谓朱子如“泰山乔岳，只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耽搁”^②。象山的这些评论，都是从朱子对于德性工夫有所未济而说，未尝是泛说朱子不知尊德性。

朱子对于象山，谓其为“十分好人”，“八字着足”，“于心地工夫，不为未见”。^③此表明，朱子确实尊敬象山能尊德性。朱子又谓：“子静门人能卓然自立；相见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④朱子同样尊敬象山门人之能尊德性。朱子之所以不契于象山之学，在其认为，“子静千般万般病，在不知气禀之杂。”^⑤因而，其工夫未必不出于人欲之私。不过，这也只是从象山尊德性的工夫尚不足以变化气质而去人欲上说。朱子也偶论及于象山不读书、不务穷理，但也只是说，其缺此道问学之功便对德性有亏，而不表明朱子只是以“道问学”的目标寄望于象山。象山自言“于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工夫”^⑥，又言“自古圣贤发明此理，不必尽同……理之无穷如此”^⑦。由此可见，象山并非不知道格物穷理之义。

唐君毅认为，就二贤一生的学问来看，早年鹅湖之会所表现出来的，二者在“尊德性”和“道问学”之间略有轻重先后之别，不能即说为二者学问根本的不同。朱子与象山在世时，讲学终未能相契，其书札往还与告门人之语，或致相斥如异端，主要的在于，二家所说的是“尊德性的工夫”不同，而不是“尊德性”与“道问学”为学路径上的不同。

之后的王阳明，更近于象山。阳明不契于朱子之学的地方主要在于：阳明对朱子将存养省察与格物穷理及知与行的工夫加以并列不以为然，认为此论不可缘之以学至于圣人；由是，阳明怀疑朱子之学不免分心与理为二，其格物穷

① 《象山全集》卷一，答曾宅之，及卷三十四，语录。

②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

③ 《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四。

④ 《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三。

⑤ 《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⑥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

⑦ 《象山全集》卷三十四，语录。

理之言，不免流于认理为外；因此比较契于象山的心即理说。唐君毅认为，由此可见，阳明已知朱陆之异不在尊德性与否，而在尊德性之工夫与心与理是一是二的根本见解的异同上。但是，阳明又认为，朱子晚年之学，又是以心与理为一，即心以知理，亦类同于象山发明本心及其致良知之说。此即表明，朱陆之学是始异而终同。

唐君毅强调，朱陆之学，自有同异。但是，朱陆的同异不在主尊德性与主道问学的对立上，两家同主尊德性，也不在二贤主张心与理是否为一上，而只在二贤尊德性而学圣贤的工夫上。

对于心与理的问题，唐君毅认为，程朱之徒认为陆王之学只知心之虚灵知觉而不知性理，全然只是误解；而阳明以降的学者认为朱子以心与理为二而主格物穷理乃是义外之论，也并非准确。在唐君毅看来，实际上，求心合乎理以使心与理一，是程朱陆王共许之义。心不与理一，则心便成为非理之心，而不免于人欲之私。只有心与理一，才可能入于圣贤之途，这是儒者之为儒者的基本立场。象山以心与理为一，因为在象山看来，满心而发，无非是理，以此教人自发明此即理即心的本心。朱子虽然有以心与理为二的说法，但只是表明，在朱子看来，自人的现有之心来看，因为有气禀物欲之杂，而往往有不合理现象，已草拟应当先尊此理，先有自去其气禀物欲之杂的工夫，才能达到心与理一。当然，朱子通过工夫所达到的心与理一，是否就是心与理合一的本心呈现而外无其他；在现有之心尚未能达到心与理一的情形下，心与理一的本心是否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必然成为朱陆异同之所在。但是，此等异同，只是属于第二义的。“在第一义上，朱陆之异，乃在象山之言工夫，要在教人直下就此心之所发之即理者，而直下自信自肯，以自发明其本心。而朱子则意谓人既有气禀物欲之杂，则当有一套内外夹持以去杂成纯之工夫，若直下言自觉自察识其心之本体，则所用之工夫，将不免与气质之昏蔽，夹杂俱流。”^①由此可见，心理是否为一的问题，如果只是孤提而纯粹就理论而言，只是朱陆异同的第二义而非第一义。

唐君毅认为，朱陆异同的第一义在二贤的工夫论；也正因为工夫论上有

①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52～553页。

此异同，朱陆乃既有互相称许之言，同时又不免相非。朱子晚年的言论，如王懋竑《朱子年谱》所辑录的，其非议陆子的言论尤多。朱子既注重濂溪、横渠之书，又编辑《二程遗书》，其言主敬致知的工夫，又都承于伊川。因此，对于二程之学，表彰不遗余力；而象山则言伊川韬蔽甚深。由此，后世遂以朱子为周、张、二程之学的正传。而且，那些守程朱门户之见的学者，更总是视象山为异端。但是，唐君毅指出，象山也曾经称道明道。另一方面，象山之学虽自言得自于孟子，好像对于在其先的宋儒无所承袭；但事实上，其发明“此心即理之本心”的工夫之教，以及由此而有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以己之此心此理，通四海古今之圣贤之心”等言论，在其前的宋代诸理学家的言论中，也多有类似表述。明道、伊川、上蔡、龟山、五峰之言，都有足为象山之先河的论述。

相应地，朱子不契于象山这一类型的学说，也不只是针对象山而言。实际上，朱子早对明道、伊川以及上蔡、龟山、五峰学说中的类似言论，都先已有所致疑。朱子对象山之言的绝大不相契合，也是主讲发展而来的。朱子认为象山之学近禅，而以辟佛之言责怪象山，亦正如其先已致疑于明道以下的诸贤之论。事实上，朱子大概早已认为，其前诸贤所主张的，以直下识仁或察识本心为工夫，都是不知人的气禀物欲之杂，因而其工夫也都不能无弊。由是，朱子有其涵养主敬、致知格物穷理为先，而以察识省察为后的工夫论，目的是救先贤工夫论上之弊。只是，在唐君毅看来，朱子未知其所言的工夫论也不能无弊；也未知，欲救一切工夫之弊，恰恰有待于象山所说的自信其本心而发明其本心的工夫。另外，朱子主敬涵养致知的工夫，虽然本于伊川，但是其所欲涵养的心体，则又实际上并不全同于伊川所言的心体，而恰恰近乎与伊川问答的吕与叔与象山所言的心体。朱子言涵养心体之论不同于伊川之处，乃由朱子对程门自龟山、豫章、延平传下来的言涵养的工夫论，与五峰言察识的工夫论，因心衡虑，历经曲折，而后才自定其说。

唐君毅对于朱陆异同之论，基于其哲学立场和思维模式，有两个基本信念作为立足点。一方面，唐君毅确信，宋明儒之学同为尊德性之学，诸大儒之论也无不归在践履，但就诸儒所以成其践履的义理而论，则诚如象山所言，千古圣贤，同堂共席，亦无尽合之理；另一方面，唐君毅又确信，殊途自有同归，

百虑终当一致，此方可见，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如此，朱陆二贤之言自应有相通之处。基于此，唐君毅对于八百年来一切和会朱陆的想法，“对其用心，皆未尝视之为非。唯意谓会通之不以其道，则亦徒增鞅鞅”^①。在唐君毅看来，过去各种朱陆会通之论，大多自二贤成学后的定论处用心，而不是自二贤之学所以成的经过、所感的问题，及与其成学历史上的、理论上的渊源上用心，这样的会通自然也就十分困难。特别是，程朱、陆王之徒，其门户既立，会通则尤为困难。

由是，唐君毅认为，要论朱陆的异同，必须上溯二家的渊源，从而发现，二者同源于一二程之学，只是所承的方面有相异之处；因此，既有程朱之传，亦当有程陆之传。同时，还应当追溯，朱子言工夫所以不同于象山，其渊源于程门以降诸贤所论的工夫问题，及朱子所历经的曲折而后确定的，到底是什么。在唐君毅看来，象山之学，在二程以降的传承中，自有其先河；而朱子之学，则有对明道、伊川以来所传之学的一些怀疑而转近陆子的内容。唐君毅强调，他这样说，“非故为翻案之论，唯在先破此门户之见”^②。唐君毅希望，顺朱陆二贤之言历史和理论上的渊源，就其中各种问题的线索与其曲折，加以疏通和证明，“志在使二贤之言，彼我皆得，两情俱畅”^③。

二、朱陆王皆不立门户

唐君毅认为，朱子与象山之别，根本的在于，象山重在教人自悟其心与理之一，此是一种正面的“直接工夫”；朱子希望通过去除使心理不一的间隔而使心与理一，则是一种由反“反面”以成正面的间接工夫。朱子不满于象山之学的地方在于，象山不知气禀物欲之杂，因而试图连此杂一起而自把捉其心。不过，象山未尝怀疑朱子不明道，也未尝批评朱子不知心与理一。朱子对于象山所言之心多有疑虑，认为其心只是一“知觉”而无“理”，因而近于禅。不过，唐君毅认为，朱子对象山言心的根本精神，是有所误解的。不过，朱子对于象山合人心道心为一，则是极为赞成的。因此，在唐君毅看来，朱陆异同的

①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 555 页。

②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 555 页。

③ 《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 555 页。

根本，应该首先从工夫论上去看。

从心与理一不二的角度来区分朱陆的异同，始于朱陆之后的学者。其中，王阳明、罗整庵及明清大儒中的程朱学派的学者，讨论最多。朱陆在世之时，未尝自觉其异同在此。客观上说，后人自觉到此一问题，并以此论朱陆的异同，未尝不可。但是，唐君毅强调，如果认为朱陆异同之根本在此，那么，就应当结合朱子所以说心理为二的理由去说，才更加完备。也就是说，必须明确，因为气禀物欲之杂导致心与理的间隔，并且足以使心与理为“二”；因此，此“二”也可以由工夫而使其不得为“二”而归于“一”。由此，唐君毅指出，“朱陆之言心与理，异自是异，而非无会通之点。”^①

唐君毅认为，朱陆学说中难以会通的地方在于，朱子在宇宙论上，主张心为气之灵，由于气的变化无常，所以不能由气推衍出在心性论中的“心之未发时之自存自在”。另外，对于心的体用动静，朱子总是分别言说，尽管分别讨论未尝不可，但是，更应当合言体用动静之不二，才算完备充足。象山则不一样，一方面，象山从不自气上说心；另一方面，又能够通心之体用动静以发明本心与涵养之功。因此，在唐君毅看来，象山之论相较于朱子之论，自有其胜义；甚至纵观陆王一系思想的发展，也可以发现，他们整体上都坚持不自气上说心，并且通心之体用动静而言心非气所能蔽，气亦属心体流行之用，因此有超越于朱子的地方。从后人的观点出发，强调朱陆异同在心与理的一不二，并没有看到“真问题”之所在。这里的“真问题”就是：在究竟意义上，应当如何看气与心及理的关系。

唐君毅认为，世人以阳明与象山之学合称“陆王”，固然有其可以合称的道理。但实际上，阳明之学是从朱子所论的问题与义理转出的，其归宗之义近于象山，是从大处而言。但是，仅仅自大处而言，只能了解阳明学的粗迹；就其精义而言，阳明学与朱子学之别，只在毫厘之间，而且，阳明学多是由朱子之义转进一层而得。所以，在唐君毅看来，“由朱子之学以通阳明之学，其势至顺。阳明与朱子正有其同处，而共异于象山者。阳明之学乃始于朱而归宗于陆。则谓阳明之学为朱陆之通邮，亦未尝不可。”^②由此，唐君毅认为，朱子

^①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205页。

^②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206页。

与陆王及其后学之间的相互非难，甚至彼此视如异端的争论，通过细观三贤之学的共同问题，与其所言义理的实际，大多可以化除。

其实，所谓儒学的“异端”，也是随时代的变化发展及儒学的发展而变化的。孟子时，异端在杨墨，而汉儒则不再辟杨墨；唐宋时，异端在佛老，而王学之流，亦多不辟佛老。因为，通过“辟”之而通其蔽，同时又纳其是于新的理论，也就不再需要辟了。就今日而言，儒学的异端既不在杨墨也不在佛老，而是别有所在。相对于今日之异端而言，程、朱、陆、王，皆是大同而小异，而且，其异也未必都相互矛盾冲突。因此，唐君毅强调，过去为朱子与陆王之学的学者，彼此相视如异端的门户之见，必须破除。当然，作为后学，我们应当如实分析彼此大同小异之处到底何在，对于其相异之处，要尽可能发现彼此有无义理上的相承相辅，如此才可能真正做到异不碍同，也才可能“疏畅八百年来儒学之生命”^①。

唐君毅认为，朱子与陆王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之所以应当破，一方面，朱、陆、王各位先贤的为学，原本并无意立门户；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并不是为了辨学问的同异，而是论义理的是非；再一方面，尽管各自都有其自信而不疑的义理坚持，但也都没有自称其思想学说已经穷尽天下义理之是。

朱子讲学，即未尝自我标榜一特定宗旨。《朱子语类》记载：“世昌问：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无宗旨，寻常只教人随分读书。”^②连“宗旨”都不立，何来“门户”之有呢？朱子教人读书，随处都是要人不要先自立说，只是强调“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③。当然，朱子并不是要人只观其异同而止，而是还须看“那家说得是，那家说得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少间这正当道理，自然光明灿烂，在心目间，如指掌”。故又谓：“天下义理，只有个是与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自然道理浹洽，省记不忘。”^④

很显然，朱子是希望人能够一方面博观他人之说，但更重要的是要以求知

①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207页。

② 《朱子语类》卷一二一。

③ 《朱子语类》卷一一。

④ 《朱子语类》卷一二一。

义理之是非为着落处、归宿处。就此而言，就不该因人而废言，“若使孔子之言未是处，也只还他未是”^①。换言之，即使是孔子之言，其是非也应当辨明。对于这其中的义理，朱子认为，一方面，“这个道理甚活，其体浑然、其中粲然，上下数千年，真是昭昭然天地间，前圣相传，所以断然而不疑。”^②但另一方面，就所说的此粲然之理而言，却又可谓“义理无穷，前人恁地说，亦未必尽，须自把来横看竖看，尽深入尽有在”^③。朱子又谓，对于不同之说，一方面，固然应当知其是非；但另一方面，即使对于非者，也应该明白，“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④。由此，其不同者，更可能都各有其理而为是。故曰：“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正而已。到夫子却解作德，岂可以一理为是，一理为非？”^⑤这就是说，义理无穷，即使圣人，亦不能说尽。

就象山而言，象山尝谓：“平生所说，未尝有一说。”^⑥又谓：“此理所在，岂容有门户？学者又要各护门户，此尤鄙陋。”^⑦“学者求理，当惟理之是从。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不容私而已。颜曾传夫子之道，不私孔子之门户，孔子亦无私门户与人。”^⑧很显然，象山既不自立门户，又强调学无门户。不过，不立门户，并不意味着不辨是非。象山亦言：“天下之理，当论是非，岂当论同异。”^⑨又曰：“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统一者，无乃未至于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开，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时与命而然耶？”^⑩象山甚至还屡屡批评以“异端”之名指佛老之说，谓“孔子时佛教未入中国，虽有老子，其说未著”，^⑪因此，孔子无以“异端”指佛老之理。

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② 《朱子语类》卷一一七。

③ 《朱子语类》卷九。又，卷一一三也有同类语。

④ 《朱子语类》卷七六。

⑤ 《朱子语类》卷七六。

⑥ 《象山全集》卷三五。

⑦ 《象山全集》卷三四。

⑧ 《象山全集》卷一五，与唐司法。

⑨ 《象山全集》卷一三，与薛象先。

⑩ 《象山全集》卷二四，策问。

⑪ 《象山全集》卷三四。

当然，这并不是说，象山赞同佛老，只是说，象山不以异同定是非。象山曾经作书批评王顺伯，门人谓：“也不是言释，也不是言儒，唯理是从否？陆子曰然。”^①

很显然，象山所强调的“唯理是从”，也就是唯“理之是者”是从。此“理之是者”，也就是人心之所同然同是的义理，是人心之“同”的一端。所以象山谓：“子先理会同的一端，则凡异此者皆异端。”^②“不同此理，即异端矣。”^③就人心所同然同是之义理处看，象山谓：“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千古圣贤不能异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绪，即是异端，何止佛老？”^④又曰：“圣人虽累千百载，其所知所觉，不容有异，曰若合符节，曰其揆一也，非真知此理者，不能为此言也。”^⑤又曰：“近世尚同之说甚非，理之所在，安得不同。古之圣贤，道同志合，乃可共事，然所不同者，以理之所在，有不能尽见。”^⑥当然，象山此言，并不是说天下义理都已经被某一圣贤尽见尽言，圣贤之所已言都是雷同之说。所以象山又说：“自古圣贤，发明此理，不必尽同。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夫子所未言，理之无穷如此。……譬之奕然，国手下棋，虽所下子不同，然均是这般手段。”^⑦又谓：“千古圣贤，若同堂同席，必无尽合之理。”^⑧“天下之理无穷，若以吾平生所经历言之，真所谓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辞。”^⑨象山又言：“理不可泥言而求，而非言无以喻理；道不可以执说而取，而非说无以明道。理之众多，则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广大，则说不可以一体观。”^⑩这都表明，在象山看来，义理广大无穷，圣贤之言，亦可互异；因此，既不可以一端尽，也不可以一体观。

① 《象山全集》卷三五，语录。

② 《象山全集》卷三四，语录。

③ 《象山全集》卷一五，与薛象先。

④ 《象山全集》卷一五，与陶赞仲。

⑤ 《象山全集》卷一五，与吴斗南。

⑥ 《象山全集》卷二二，杂说。

⑦ 《象山全集》卷三四，语录。

⑧ 《象山全集》卷三四，语录。

⑨ 《象山全集》卷三四，语录。

⑩ 《象山全集》卷六，与包详道。

阳明讲学，明确强调：“良知之说，真吾圣门正法眼藏”^①，“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②。其诗亦有言：“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阳明公开标出了自己的讲学宗旨，这一点不同于朱、陆。但是另一方面，当门人有谓其言“良知”乃是泄天机，阳明则答曰：“圣人已指以示人，只为后人揜，我发明耳。”很显然，阳明并不以此良知之论为其个人所立之义理或自造之学说，犹如西方哲学家所习惯的体系构造。阳明又言：“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③“先儒之学，得有浅深，则其为言，亦不能无同异。学者惟当反之于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异。要在于是而已。今学者于先儒之说，苟有不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终有不同，固亦未为甚害。但不当因此而遂加非毁。”^④故又言：“且问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⑤“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假使伯夷，柳下惠，与孔孟同处一堂，……其议论论断，亦不能皆合。……后之学者，全是党同伐异之私心浮气所使，将圣贤事业，作一场戏看了也。”^⑥由此可见，对阳明来说，学者真正重要的仍然在于“求其是”。为此，既不必苟同，也不当徒事于非以立门户，更不可将圣贤之学的同异争辩当作戏看。阳明尝谓：“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圣人无二教，而学者无二学。”^⑦这只是就教学宗旨、方向的至约而言，并非是说圣人所言义理有定限，亦非谓圣人能将天下之理一口道尽。所以，阳明言：“某近来却见得良知两字，日益真切，……若致其极，虽圣人天地不能无憾，故说此两字，穷劫不能尽。”^⑧这就是说，人出自良知而言之义理，原是无穷无尽的。学生问：“文王作彖，周公系爻，孔子赞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阳明答曰：“圣人何能拘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自为说

① 《王阳明全集》卷五，与邹谦之。

② 《传习录》卷下。

③ 《传习录》卷中，答罗整庵书。

④ 《王阳明全集》卷八，书石川卷。

⑤ 《王阳明全集》卷二，启问道通书。

⑥ 《王阳明全书》卷六，答友人问。

⑦ 《王阳明全书》卷七，博约说。

⑧ 《王阳明全书》卷六，寄邹谦之。